

南疆緙史

一函
十冊

南疆緙史

如蒙賜顧

PDG

道光庚寅閏月吉高易氏補
勘於蕭山蔡氏之城南州堂

釋史擴遺卷目

卷一

官壺妃御列傳

卷二

南都遺臣閩疆閣部從難諸臣列傳

卷三

閩疆督師守贛諸臣列傳

卷四

浙東監國諸臣列傳

卷五

義臣列傳

卷六

閩粵督輔從事諸臣列傳

卷七

附補注

粵中閣輔留守從難諸臣列傳

卷八

粵中閣部督師臣諸列傳

卷九

安隆緬甸盡節諸臣列傳

卷十

武臣列傳

卷十一

勛戚世祿諸臣列傳

卷十二

舟山盡節江東殉義諸臣列傳

卷十三

文學儒行諸臣列傳

卷十四

逸民獨行藝術列傳

卷十五

列女列傳

卷十六

方外列傳

卷十七

附補注

逆臣列傳

卷十八

奸臣列傳

右釋史摭遺傳目都十八卷己丑所定者十卷
先曾刊增以行庚寅勘補者曰宮壺妃御曰浙
東監國諸臣曰勛戚世祿曰舟山盡節江東殉
義曰文學儒行曰逸民獨行藝術曰列女曰方
外凡八卷就論南渡而下之三朝人事於此亦
頗賅貫然必曰舉之無遺則吾豈敢從來正增
各史初不嫌於修之惟精續之惟詳也是書出
而吾願海內同志之士如吳興楊氏之著作跋

尾者更有以助吾則幸甚

道光十年重午

七寶生并記



釋史摭遺卷一目錄

吳郡李瑤子玉纂

宮壺妃御列傳

唐元妃曾氏

魯妃張氏

增從難宮嬪周氏

元妃張氏

舟山冊立

桂太妃王氏

太妃馬氏

永明王生母

桂元妃王氏

從難宮嬪某氏增

案夢華潭叢錄曰自古宮壺之肅雍未有過于勝國者也嬙媛之殉烈亦未有過于勝國者也一朝之家法嚴矣二祖之貽謀遠矣故甲申三月之變孝哀孝烈二皇后與妃侍十數人宮女二百餘同殉國難洎南都之下也潞王以杭州降福藩鄒太后北去渡淮水太后伺間奮躍墮急湍死攷之質疑諸文則曰馬士英挾走入泐之太后僞也疑者言卽士英母其說近是未便列之傳次其福王故妃童氏之獄已詳附南都

紀後疑詞歧說而究非正御之妃是亦不足以爲之傳報王先妃黃氏繼妃李氏皆早逝甲申秋南都追諡黃妃曰孝哲懿莊溫貞仁靖皇后李妃曰孝義端仁肅明貞潔皇后明年三月於童妃獄後更上黃妃諡曰孝哀慈靖恭惠溫貞偕天協聖哲皇后妃戚黃九鼎封維中伯

繹史披遺卷一

列傳一

唐王元妃曾氏南陽人諸生曾文彥女崇禎五年王
襲位年已三十有一妃年十九選入宮頗知書禮任
內政王甚暱之九年秋京師戒嚴王以擅發護軍勤
王得舉廢庶人安置鳳陽高牆押發官張有度將以
檻車上道王自裁不殊比至高牆中奄人索賄不可
得以石墩鎖之極所困苦王病瀕歿官醫下葯妃恐
有詐不與飲入夜默禱於天自剗股肉進之食淡攻

苦以居王愈後始聞遂更相憐愛南都立以赦命徙
廣西之平樂乙酉夏抵澗而南都覆妃間勸王爲自
立計六月入閩至福州羣臣擁之監國旣卽位於秋
八月壬辰奉冊爲后父文彥封吉水伯命婦入朝太
和殿僉有所賚王性從儉宮中亦屏去金玉錦繡一
切供飾至幃幕衾褥率以大布爲之不列嬪御勵有
執事人三十餘輩而已以故鄭氏初進美女十二人
雖留之而絕不見御妃旣素能理事至是頗與外政
凡王批閱章奏多所參駁每當臨朝則垂簾座後以

共聽斷朝臣私有所議總憲張肯堂具疏論之畧曰
本朝高文二后皆有聖譖之德助成王業然皆宮闈
之中默相贊助若垂簾之制則非聖世所宜不可以
示遠人疏入妃大恚肯堂以是遂疏於王說者謂唐
王當烈廟時有英察之譽至此雖銳意中興而溺於
內愛如此有以知其不能成大功也是冬十二月王
親戎由水道進妃亦御舟以從丙戌元日王在建寧
不受朝賀旣而江右督師楊廷麟楚督何騰蛟迎王
移駐各疏相繼至妃密言鄭氏不可倚亟請依騰蛟

爲是時芝龍陰懷不測多方沮遏泊王決計出汀巡
贛迺使軍民數萬遮道號嘯擁駕不得前卽又表請
暫回天興無已遂移駐延平秋七月元子生妃出大
赦加恩從興諸臣悉晉爵一級騰蛟命將以鍊騎五
千來迎行抵韶州而芝龍已棄關去

王師長驅度仙霞嶺行在震動將出賁急命妃先發
宮眷皆以騎從甫出城官軍掩至稱扈蹕者直入行
宮從官迸楸王遂被難妃先被執於塗舟次九瀧潭
乘間投水死閩中永明王立遙上尊號曰思文皇后

已加諡曰孝毅襄皇后

掖遺曰曾妃以才能自用固有攬及外政之非然
卒無大過猶不失爲明德之助也論者謂唐王內
制於妃而有以其無功斯語則苛矣夫天不祚
明雖有賢妃內贊又何能免於悍帥外投乎

溫氏紀畧於閩粵諸妃大書爲后掖遺削之故
不曰后妃傳而曰宮壺妃御傳也

魯監國前妃張氏會稽人早歲入宮王監國後冊爲
妃生世子父國俊故選事與內奄合專攬事權延納

貨賄嘗受鄞降臣謝三賓金萬兩脅監國必致三賓於樞要而後已妃聞之脫簪待臯監國慰之以免及江上師潰命保定伯毛有倫扈宮眷及世子出海妃載拜辭曰勿以妾故爲王累遂手碎磁盤自剄死宮嬪周氏於出海後被劫北去亦自刎

魯元妃張氏鄞人入舟山後冊立初以丙戌春入宮次於會稽張妃主內政西陵失守監國自江入海保定伯毛有倫奉命扈宮眷世子自蛟關出期於舟山會道逢定海總兵張國柱亂兵殺掠劫宮嬪諸內人

去有倫全軍歸命時妃在副舟中急令舟人鼓棹突
前追兵不及伏荒島數日飄泊至舟山而監國已入
閩旁皇無所歸吏部尙書張肯堂遣官護之得達長
垣監國見之流涕始進冊爲元妃在海上者三年風
帆浪楫莫副山河之容己丑黃斌卿伏誅始復入舟
山先是會稽張妃父國俊豫事妃歎曰是何國家是
何勛戚而尙欲爾爾乎至是親族之有至者悉遣之
大兵以辛卯三道入海監國謂蛟關未能猝渡親帥
師搗松江以牽其勢蕩湖伯阮駿居守敗歿兵臨城

下安洋將軍劉世勛議分兵送宮眷出然後背城一
戰妃傳諭辭曰將軍意良厚然螭灘鯨背之間思爲
姦人所賣則張妃之續也願得死此淨土諸臣乃止
城陷元妃整簪服北向拜謝投井而死義陽王妃杜
氏宮娥張氏竝從之錦衣指揮王相內臣劉朝共掌
宮事歎曰真國母也豈可使其遺骸爲亂兵所窺相
與昇巨石填之卽共刎其旁旣而監國聞之加謚爲
貞妃封其井立碑以祀

據遺曰或傳魯世子爲義士申毅潛挾以去不知

所終舟山冊立之妃或作陳氏或又作卽妃張氏
之妹今以甬上全氏宮井篇案諸則信張氏之爲
元妃矣全氏云元妃世居吾鄞鄭丞相府大池之
北其女兒歸吾家僉事府君當妃未久嘗遣間使
至中土寄書訊其女兒歷敘蛟關之掠長垣之囚
琅琦之潰健跳之圍操尺組而待命者不知凡幾
鬼火以當庭燎黃蘗以充葛藟猿鳴龍嘯以擬晨
雞苟延餘息荼苦六稔然到頭終擬一死以完皎
然之軀其節素定如此夫天下之善惡一也景陽

之辱高頰正法於青谿不可以爲暴則舟山之烈
雖經易代而表章不可以爲嫌臯使當時史局諸
臣達之

興王之前豈有不動色矜歎埒之二后傳中者奈
何并此不食之泥湮沒恐後是皆不知

聖朝旌勵幽真之盛者也翁洲卽前宋之匡山也
況元妃爲鄞產是尤吾鄉所最有光者宮可亡井
不可沒矣

又案會稽張妃之歿或謂出海被劫北去中途

碎磁盤以自剄質諸楊氏跋語魯紀年海上見
聞紀並言被劫而魯春秋今魯史江東閩位紀
舟山紀畧諸書皆作辭王夙嘗得實也今從之
然推元妃之辭懇爲姦人所賣爲張妃之續一
語則似出海後被劫自剄之說是矣附注此以
待後攷

桂太妃王氏湖廣人爲桂恭王繼妃性慈惠通知大
體丙戌秋九月粵中督臣丁魁楚撫臣瞿式耜等議
立君其推永明王爲神宗嫡孫統系之正將擁之監

國太妃召王入宮嚴詞誨之且曰當此天下大亂兒
非治世才何苦以一朝虛號致塗炭生民南中閩中
可鑒也已又明告諸大臣曰諸臣何患無君願更擇
其可及卽位追尊皇考桂恭王爲瑞皇帝遂尊太妃
爲皇太后封其弟國璽爲武靖伯辛卯夏四月戊午
薨於田州葬南寧謚曰孝正莊翼康聖皇太后

馬太妃永明王生母也家世不詳所自肇慶卽位尊
爲皇太妃兄之子馬九功封鎮遠伯積十六年中備
極流離賁播之厄後爲緬人執送之滇吳三桂遣將

吏押發赴燕行次黃茆驛與王妃推輪相望彼此禁
不得語而各以手示迺同時扼吭以歿

永明王妃王氏吳人父畧嘗爲粵中郡守國變去官
遂家於粵妃素閑靜入宮後上侍兩宮能盡敬禮總
持內政丙戌冬十有一月冊立爲后父畧封長洲伯
明年丁亥王稱永曆元年駐武岡改名奉天府秋七
月我

大清兵破寶慶直趨奉天城下錦衣指揮文安伯馬
吉翔奉太妃及妃諸宮眷斬關夜遯由水道馳入蠻

境會天淫雨泥塗軒冕至竟日不得具一餐宮女內
暨皆踣蹙泥淖中饑餓無人色而妃則夷然也戊子
春駐南寧閏三月王子慈烜生妃出大赦初桂林之
役妃嘗發內儲銀餉軍不足則資以簪珥之屬留守
大學士瞿式耜妻邵亦出金珠爲助時謂中宮之賢
有以召之及入安隆土銼蘆簾幾不蔽風雨浣衣麤
飼供給且不時倍厯有生之厄已而賊臣孫可望日
益無禮於王王不能堪與大學士吳貞毓內臣張福
祿全爲國等定策出使奉勅進李定國爲晉王令之

將兵入衛所謂盜勅之獄也而馬吉翔與司禮太監
龐天壽比姦詔事可望發其事指貞毓而下豫議者
十人爲欺君誤國盜寶矯詔以福祿爲國及主事
張鐫爲首梟凌遲時張全二人愬於太妃求救天壽
等迺直入宮門禽二人於坤寧宫外太妃與妃稍問
之天壽怒目厲聲訶之止獄旣具吉翔天壽益思所
以媚可望以爲事涉內官王妃必知情宜廢之以截
後旣令其黨主事蕭尹具疏密陳古來后妃不道諸
廢立事妃迺泣愬王前曰不虞漢家末世之風見於

今日也王迺留中寢之泊入緬輒以病自哀旣而咒
水旣作與諸宮眷叢處一室每聞諸家眷屬之自盡
者泣謂嬪侍曰吾非不能爲此顧以太妃在恐重傷
王心也尋爲緬人所獻中塗與馬太妃同扼吭歿

案有明三百年列辟鮮專房之溺後宮無預政之
嫌若萬貴妃劉夫人鄭貴妃李選侍之流雖寵冠
當時實權無私授法至嚴矣爾後南臺稱號流離
瓊尾中而官府肅然及際危亡皆能以節自顯温
氏闕諸烏足以昭信史特哀此爲摭遺卷首

緬中咒水之醜同時從難諸王眷屬暨文武諸臣之妻女倉猝畢命者並得數十人畧附姓氏如左

吉王闕名同妃某氏及二貴人當旣作時相嚮哭旋聞緬人復以兵三千圍王所逼桂太妃王妃諸宮眷等二十五人入一小房聚泣逾兩炊許諸酋搜括財物每三五人執一人無分貴賤多觸刃从自縊者亦不可勝數旣而有通事者引護守緬酋飛馬至噀曰勿傷皇帝與國公而沐國公已先過

河从俄復移王及諸宮眷出居天波之屋大小內外共棲一樓三日夜幾斷水食吉王妃與二貴人遂自經

松滋王妃某氏聞王罹阨衿衽載拜投繯从

從官王啟隆妻吳妾周連袂並縊內監見而解之吳曰汝與吾夫善當邀吾从何救爲卒从之吳承爵妻先勒其子女从乃自盡齊環妻抱子自沉於淵馬吉翔第四女將投繯哭曰不知吾父爲何等事雖从人猶罵之也亦从之

掖遺曰永明王寄迹安隆名擁虛位實類幽囚六年十一月有杖殺坤甯宮常在郭良璞一事常在女官名其階出近侍上安隆行宮庠隘奄寺宮人分班宿衛餘盡屬居於外良璞故奄夏國祥之對食也年十九蘭耍捷敏雅擅三絕能擊劍忝馬在安隆時巴東王妃某氏與之讒有張應科者孫可望私人也一日窺見良璞心好之乃移居近巴東王第晨夕致殷勤甚締于王王亦暱就應科王妃亦出見擘之曰嫂又甚致尊禮因得通于良璞久

之事覺王命杖良璞外并殺內監李安國賜巴東
王與妃悉自裁王畏可望恃下璽書一通與言應
科事可望第合杖應科於朝門之外當是時播越
之慘已如此而宮令之肅猶如彼則有明一代禁
中帷簿修衽席辨始之終之罔或佚蕩又誰得致
疑於燕歸龍帳之春犬吠羊車之影也哉

又案爾時永明復有宮嬪某氏者初由安隆入絢
追送不及遂入白文選營中端謹持禮文選亦甚
致敬誠也冀將得所間而送歸王所久之不獲比

文選出降將挾以北奔嬪氏聞之急自縊髻以髮
結喉而死

據遺補曰案士英賁淞時道有所沮輒大言曰
誰敢危太后駕此卽老奸欺世逃生之計而早
爲廣德州牧趙景和一語道破故必執殺景和
而後行及之杭州守臣以總兵府爲太后行宮
許百官士民送朝之見則侍一女官一士英儀
度徧匝出詞且不類宮中語諸臣有以南中事
請者則左顧無以應士英多代之會後路藩雖

迎入第中亦未嘗識其真贗也或者謂是南都
老宮人受士英所指而然實則太后先於我軍
進守皇城時毀容易服溷入諸宮人中被驅以
北及渡淮乃乘間墮水舛監守者方知爲太后
此說則近似矣二者交錯譌傳之如此太后鄒
氏本京師人爲福恭王次妃甲申秋七月南都
遙上尊號曰恪貞仁壽皇太后其弟存義官于
戶南都封大興伯

故妃童氏本周府宮人爲福王再繼之妃洛陽

被氏與鄒太妃逃至尉氏縣將依其族人童尚
宣不得遂展轉逆旅間未幾福王亦至就邸中
相依久之生一子及王南下氏與太妃又槪失
不相顧已而南中遣官賫詔恭迎太后而不及
童氏氏沿泣於塗自爲狀投河南巡撫越其杰
所其杰與巡按御史陳潛夫議奏報童妃故在
王寘勿召乙酉三月十三日氏以其杰議送至
都王益不悅命付錦衣衛監候尋命馮可京鞠
之氏就階下細書入宮奉御年月及相離情事

甚詳晰可京奏聞王抵之地此爲妖嬪可京遂
辭勿與審已改命屈尙忠竟其獄以嚴刑拷掠
血月狼籍矣氏迺宛轉嘯號閱兩日死

釋史摭遺卷一終

釋史披遺卷二目錄

吳郡李瑤子玉纂

南都遺臣閩疆閣部從難諸臣列傳

曾櫻

路振飛

何楷

徐人龍

楊文驄

孫臨

錢敬忠

姜一洪

熊緯

郭符甲

徐復儀

周之藩

傅冠曹學佺馬思理蔣德璟顧錫疇

黃大鵬葉翼雲傅啟耀元綸趙卯等附

前史本指殉國是重摭遺則盡臣職者同列傳也閩疆諸臣前史已槩見而閣輔曾路兩公尙書何元子徐亮生侍郎楊龍友太僕姜開初及給諫熊文江輩皆南都所遺而畢於唐王之事之時而未臣永明者錢玉塵三疏足以補南渡之闕文也龍友以士英故屏於清議究其未得一外自贖後世當亦恕之矣至於閩事敗而諸臣之有聞信自盡者或因徵實不詳或因勵以死見並於書後附列其名

繹史摭遺卷二

列傳二

曾櫻字仲含峽江人萬厯丙辰進士授工部主事厯
郎中天啓二年出爲常州知府時諸御史巡視鹽倉
江漕及提學屯田者皆操舉劾權文牒日至櫻具狀
南京都察院曰佗方守令奔命一巡按獨南畿者奔
命數巡按請一切飭罷比屯田御史索屬史應劾姓
名櫻不應索者愠危言恐之答曰僚屬無可劾止知
府無狀因自署下考杜門待臯撫按亟爲慰留始起

取事織造中官李實劾罷周起元迨知府行屬禮櫻
獨如故旣而檄至侮以爾汝櫻亦以爾汝報卒不屈
魏忠賢旤起無錫高攀龍江陰繆昌期李應昇俱被
逮乃爲之助貲攀龍死復經紀其喪出其子僮僕於
獄爲文祭之宜興毛士龍武進孫慎行並以忤奄遣
戍櫻諷士龍逃去而緩慎行之行忠賢敗事遂解尋
遷浙江右參政士民請留詔以新秩還任崇禎初以
參政分守漳南禽斬九蓮山土賊至盡士民爲建祠
母憂歸服闋進按察司分巡福寧先是紅夷爲寇副

總兵鄭芝龍平之及廣東賊劉香作難總督熊文燦
欲得芝龍爲援微聞香與芝龍有舊疑不遣櫻以百
口保之遂討滅芝龍憾櫻次骨逾年東廠獲一男子
言爲櫻行賄謀遷秩帝怒命逮治御史葉先春曾爲
屬吏知其賢於他疏埒白之詔詰問因具陳櫻賢然
不知賄所從來乃命閩撫沈猶龍巡按張肯堂案覆
案廠檄有奸人黃四臣名芝龍前日四臣我所遣我
感櫻恩恐遷去令從都下探之不意妄言之此猶龍
肯堂遂據以入告力訟櫻寬芝龍亦上疏請臯士民

爲之釀金辦裝耆老數千人詣闕擊登聞鼓聲其寃
得旨免入獄俟命都中削芝龍都督銜仍令櫻以故
官巡視海道未行改湖廣按察使兼右參政賜敕分
守湖南故事分守無勅帝爲特賜之也衡永故多寇
數殘州縣守令咸不稱職櫻至疏薦蘇州同知晏日
曙歸德推官萬元吉才兩人方坐事罷以薦俱赴官
乃調芝龍勦賊賊多降一方以安遷山東右布政使
分守登萊旋擢南京工部右侍郎乞假歸初山東被
兵巡撫王永吉所部濟兗東三郡盡失匿不聞兵退

以恢復報登萊所失無幾以實奏及論臯永吉翻擢
兵部侍郎總督遼冀櫻竟奪職下刑部獄不十日而
京師陷賊盡釋諸囚櫻迺微服遁自詣南京刑部會
福王立法司當以贖徒及唐王稱號福州鄭芝龍專
柄因薦櫻起工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時張肯堂爲
吏部王移肯堂於都察院令櫻顓掌吏部事櫻處躬
廉謹不畏疆禦其當詮政持法不撓數有所執爭丙
戌春邵武訛傳寇至知府吳士燁推官朱健並出賁
建陽知縣施燦坐貪墨俱逮問論辟櫻力爭之以爲

舉不至死王雖不能用其言而心嘉其忠直尋薦揭
重熙傅鼎銓等擢用之後皆以節著人謂其知賢以
覃恩晉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比王幸
建寧駐延平命與定遠侯鄧文昌留守福京

大清兵入景寧關勢不支文昌死之櫻迺挈家避海
外依鄭成功於中左所越五年其地被兵歎曰吾之
不卽死者死有待也今而已矣遂自縊

路振飛字見白曲周人天啓乙丑進士除涇陽知縣
大吏諂魏忠賢將建祠涇陽執不從邑人張問達忤

奄坐追贓十萬故爲遷延奄敗事乃解流賊入境擊
却之崇禎初徵授御史疏劾首輔周延儒昇洿奸險
黨邪醜正啓宵小奔競之門短豪傑敢言之氣祈立
斥以清揆路被旨切責復陳時事十大弊進退黜陟
間多所論列侃侃不阿尋出按福建會海賊劉香老
數勾紅夷入犯乃懸千金激勵將士於是鄭芝龍等
破之詔賜銀幣俸滿以京秩錄用疏請暫止錢穀刑
名之奏深思安危治亂之幾比將簡用輔臣上言枚
卜盛典使夤緣者竊埒則不先如嚮者周延儒溫體

仁等公論俱棄宅揆以後民窮盜興辱已者必不能
正天下時延儒已斥而體仁方居首揆大恨已而巡
按蘇松請除積弊民困以甦常熟奸民張漢儒訐鄉
官錢謙益瞿式耜貪狀體仁主之坐振飛以失糾擬
旨令自陳乃白謙益式耜無辜而語刺體仁體仁益
恚激帝怒謫河南按察司檢校入爲上林丞屢遷尅
祿少卿已擢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淮揚甲申
流賊陷山西遣將金聲桓等分道防河圍練鄉兵犒
以牛酒得兩淮間勁卒數萬人福周潞崇四王避賊

同日抵淮大將劉澤清高傑等亦棄汎地南下振飛
悉接延之北都陷福王新立故河南副使呂弼周受
賊命以節度使來代振飛任進士武愨以偽防禦使
招撫徐沛賊將董學禮據宿遷振飛率兵出擊學禮
逃去禽弼周繫於竿寘法場命軍士射三矢乃磔之
縛愨徇諸市鞭八十檻車獻於朝後伏誅時論快之
五月馬士英用所親田仰來代適振飛亦遭母喪家
無可歸流寓蘇州錄功卽旅次加右都御史初督漕
時謁鳳陽皇陵望氣者言高牆中有天子氣唐王聿

鍵方以臯錮守陵中官虐之輒捕治其尤者上疏乞
概寬臯宗竟得請楊維垣謫戍淮安振飛待之薄及
是起用事嗾撫寧侯朱國弼劾其私語鳳陽王氣者
時不迎駕入淮城心懷異圖行人朱統鑣復詆之遂
以免官南都失守閩中唐王立進左都御史戎車塞
途音耗鬲截募能致振飛者官五品金三千振飛迺
赴召中道拜太子太保吏部尙書兼文淵閣大學士
至則王大喜與燕抵夜分撤燭送歸解玉帶以賜官
其子職方員外郎又錄守淮功蔭錦衣世襲千戶王

每責廷臣怠玩因進言曰上謂臣僚不改因循必致
敗亾臣謂上不改操切亦未必能中興也上有愛民
之心而未見愛民之政有聽言之明而未收聽言之
效喜怒輕發號令屢更羣臣庸下而過於督責因博
覽書史而務求明備凡上所長者皆臣所甚憂也其
言曲中王短云丙戌秋我人志在興國
大清兵進仙霞關王走汀州追赴不及汀州破走居
海島明年永明王召之卒於途

摭遺曰會路兩閣輔剛正廉明知賢譴諷朝事可

冀改觀惜乎唐王之制於強帥徒負虛名而不能
實收成效二公雖非殉國而於闡政之興敗有關
因並補傳列首

何楷字元子漳州鎮海衛人生有異質讀書過目不
忘舉天啓乙丑進士值魏奄亂政不謁選歸建紫芝
書院講學其中崇禎時授戶部主事進員外郎改刑
科給事中賊燬皇陵疏劾巡撫楊一鵬巡按吳振纓
臯言振纓爲溫體仁私人一鵬爲王應熊座主逆賊
犯皇陵神人共憤陛下輟講遊殿感動臣民而二輔

臣漫然眎之欲令一鵬振纓戴皐自贖情面重皇陵
輕朋比深而天下譏刺且不恤臣所以憤發於中言
不能已忤旨鑄一秩視事已應熊疏辨楷復言臣疏
未奉旨應熊先一日摭引臣詞必有漏洩禁中語者
帝意動應熊竟以是罷屢遷工科給事中後火星逆
行帝減膳修省尙書楊嗣昌方主款議歷引前史以
進楷乃案條駁奏比嗣昌奪情柄政楷又劾其入閣
視事吉服爛然臣恐天下士民有以窺輔臣深淺也
復忤旨貶一秩爲南京國子監丞就遷禮部郎中母

憂歸福王立擢戶部右侍郎督理錢法命兼工部右侍郎連疏請告不許南都破走杭州從唐王入閩進戶部尙書時鄭芝龍鴻逵兄弟橫甚王行郊天禮稱疾不出楷言禮莫大於郊二勛臣不陪祀無人臣禮宜正其臯王獎其風節命掌都察院事已而鴻逵揮扇殿上楷呵止之二鄭交惡知不爲所容連請告去中途遇盜截去一耳芝龍使部將楊耿爲之也後漳州破抑鬱而卒

撫遺曰何元子博綜羣書寒暑勿輟尤邃於輕學

與黃幼平道周劉晉卿同升林石士蘭友趙景之
士春稱長安五諫搏擊豪強權黨側目奈何用不
竟其才而卒爲鄭氏殘賊以灰憎哉

徐人龍字亮生上虞人萬厯丙辰進士授工部主事
出爲湖廣荆襄道僉事兼筦權務時蜀寇樊龍等殺
撫據蜀江漢震動人龍與楚撫日議戰守事甚具尋
遷湖南提學副使故事使車按止義陵凡義陵而南
辰沅郴靖官師子弟皆就試以自桃源南入接嶺連
山爭高競險而輿輓不得前故却人龍乃獨逞每度

一關必詢脉形勢及抵辰龍關徒行盡得其要害後
勦臨藍大盜輒用有功其地辰郡稍稍能文淑沅則
歌謠雜出至靖川與峒奚相半有通論語一章者卽
舉茂才人龍乘傳所至人多化之且驚喜以爲開國
來無此事已擢湖南道參議璫難起卽乞終養歸以
前發策試士題多侵爲璫所銜家居凡十又二年崇
禎乙亥服未闋卽起爲嶺北道多善政增拓城垣十
數處以能聞於朝調蘇松兵備道按察司副使虔民
留之會榔桂賊起圍長沙攻衡州詔命兩廣江虔會

楚合勦檄人龍爲監軍累戰奏功破諸寨斬級萬餘
禽賊渠十有八捷聞遷武昌道晉參政特召賜對道
臣曩無特召召自人龍始時楊嗣昌以奪情起官入
閣兼本兵因人龍曾任楚冀載拜執手指所坐曰以
此待公人龍初應召疏論時政與嗣昌忤至是見其
墨經在坐連矚之且言己終養歷十二年忼慨激切
嗣昌睜眦不知所對遽引退先是虔饑人龍輸粟爲
賑民賴以蘇召對時上問所全活者幾何曰以十萬
計上喜及退上猶顧左右曰活人至十萬亦幾矣嗣

昌遠曰虔戶版幾何而動言十萬此罔上也上默然
然嘉其能諭吏部遇督撫缺推用遂超拜右僉都御
史巡撫山東登萊等處疊陳防海通運糧儲各事宜
而嗣昌銜怨謂潛非所職嚴敕之且中以佗事奪俸
人寵知事不可爲乞放歸田無何嗣昌亦會兵部增
設右侍郎備邊關制督之選廷推起用疏辭不允甲
申晉戶部尚書以倪元璐薦特旨兵部馬上催赴北
至淮聞國變慟哭艸檄討賊南都立馬士英兼本兵
仍爲副每同堂坐機事一決於士英人龍心不平求

夫且每在堂正色危坐士英踧踖不自安遂分部專
判兩堂命龍龍督理駕庫漕運旣而人龍多所諫諍
語侵士英復極言安寘四鎮不宜以廬鳳淮揚祖宗
湯沐重地而遽予擁兵自衛之人夫帶礪之盟俟有
成績卽事在急遽爭先歆賞亦必策以自効使恢一
城卽予以是城復一地卽授以是地當前激勵未爲
不是乃兵未動而遽剝內地畀之則江南尺寸土可
勝剝哉士英惡其言諷臺臣劾之無可劾乃使御史
何綸糾其年耄拜舞失儀勒致仕時人龍年六十有

九進止矍鑠實無少誤浙東魯王監國起工部尙書
閩中唐王立以武英殿大學士兵部尙書召命人龍
門下士閩撫吳春枝賚詔諭促行比入閩力辭不受
事杜門却埽者又七年而卒卒之日流涕曰吾頗知
兵事且官兵當國家需兵時乃竟不得爲國家用兵
以歿

撫遺曰徐公奉敕巡撫山東陞辭曰賜銀幣遣中
官四人扶肩輦出都道路榮之上事後治行一如
其守贛時旣而孔有德之亂引朝鮮船至軍吏告

急公治事不輟密檄津門山海爲犄角遣標將焚
其船奪其大銅礮三十餘架賊氛頓息因是慮阻
漕欲疏膠河故道傍入於海以通運親眎有成畫
疏告迺受嗣昌之掎江東之役公提一旅與王之
仁分屯江口名西陵軍旣潰迺遯入海西河毛氏
曰公旣優文事又擅武備方其處之事兵一切皆
聽命聯絡如出一人故一遯有功後四鎮之出人
自爲政卽一同堂決機者尙齟齬不合欲其命將
出師制勝廟堂是亦難矣公子咸清有神童之譽

一歲識字五歲通經甫蓄髮旣應鄉舉入場後被徵歸與其妻商偕隱以終商與祁忠敏配景蘭兄弟也世稱仲商夫人云

楊文驄字龍友貴陽人萬厯末舉於鄉與馬士英爲媼聯故人多詆謀之崇禎時官江寧知縣御史詹兆恒劾其貪奪職福王立士英當國起兵部主事歷員外郎中監軍京口以金山踞大江中控制南北請築城以資守禦從之善書有文藻好交游干士英者多緣以進氣談赫然爲人豪邁自憙頗推獎士類士亦

以此埒之明年遷兵備副使分巡常鎮二府監大將
鄭鴻逵鄭彩軍及

大清兵臨江文驄駐金山扼大江而守五月初擢右
僉都御史巡撫其地兼督沿海諸軍乃還京口合鴻
逵等軍劄南岸與大兵隔江相持大兵編巨筏
夜置鎗火放之中流南岸軍虛發砲石以爲克敵也
日以捷聞九日大兵乘霧潛濟迫岸諸軍始知倉
皇列陣於甘露寺大兵以鍊騎衝之悉潰文驄奔
蘇州十三日南京破百官盡降命鴻臚丞黃家鼎送

蘇州安撫文驄襲殺之遂奔處州時福州唐王立乃遣使奉表稱賀鴻達已由海道赴閩數薦其才旋拜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提督軍務令圖南京初王在鎮江與文驄交好其子鼎卿爲士英甥士英遣迎福王與王遇於淮安王貧窶甚鼎卿賙給之王與定布衣交及鼎卿上謁以故人子待之寵甚特授左都督太子太保獎其父子擬以漢朝大小耿明年衢州告急誠意侯劉孔昭亦駐處州王令文驄與其爲援七月大兵至文驄不能禦退至浦城與監紀孫

臨並爲追騎所獲說之降不從同被殺臨字武公桐
城人官職方主事龍友招之入幕前兵部侍郎晉之
弟也

據遺曰龍友顧曲秦淮一時名下士翕然和之觀
其設守金山胸中非漫無計畫者累於均熟損厥
清名遂至淪入奸黨幸而歿之猶得其所耳嗟哉
吾特因其盡節也拔諸

錢敬忠字孝直號玉塵鄞縣人萬厯己未進士臨江
知府若賡子若賡初官儀部論選妃事得臯神廟幾

不免既出守以會勘江陵所陷故御史狀江撫因之
遣戍諸權貴銜之誣爲酷吏神宗以風怒詔寘之
諸法司申救不得臨江士民千數人連年赴闕亦不
得閣臣申儒行寃之而不敢請乃與理臣議請緩決
遂長繫於獄者三十又七年若賡三子皆授經於獄
其冢孫肅樂亦時寄所業就獄教之下獄時敬忠祇
一歲至是成進士不赴大對爲文誓墓省其父還詣
京具疏籲寃至千萬言會熹宗新卽位旣臣尼之乃
自囚服泣血跪午門前丐閣部諸臣轉請凡江右人

之在官者徐良彥姜曰廣吳士元輩爲出公揭同榜
生如姚希孟孔開運陳子壯等亦力與當道謀時鄒
元標筦刑部促議以入得旨錢敬忠爲父呼寃請以
身代其情可哀汝不負父將來必不負朕准將錢若
贖免死放還鄉里遂馳赴江西奉父歸浙當其伏闕
也別作誓天文以必死要之而卒遂其志壬戌補奉
大對謁選授刑部主事尋以憂歸璫旤熾服闋不起
時涿鹿馮銓嬖於璫噉吸通天以敬忠出其門招之
絕不違後南京御史沈希韶疏言敬忠泣血長安道

上三年而出父於獄精誠上通帝座馮銓炙手可熱而獨不肯一爲俯首如水不波宜亟加擢用以重學使銓衡之選詔起原官會以母氏田病自念兄伯仲咸在舍不得援終養例竟乞休奉母幾二十年再補原官出知寧國府已罷還甲申之難重趼奔赴南都立敬忠以六月朔上疏凡千數百言畧曰皇上所親邁之難與三月十九日爲開闢未有之變纔一念及則踏地跼天行尸走肉不覺魄已離魂生不如死獨念國破君亾雖陵寢震驚鐘簋非故猶賴東南半壁

何止一成一旅而皇上淵躍天飛依然有君則自監國以來登基以後皇上一大事因緣朝野一正經題目除却討賊復仇外更無與爲第二義者今觀舉朝諸臣似以三月十九事亦未爲地覆天翻千古非常之竒變也如以爲竒變當必有洗胃刮腸一番痛心之設施乃兩月來立綱陳紀張官置吏亦旣濟濟彬彬章滿公車言滿朝聽而討賊復讐一事未聞有痛哭流涕爲皇上一贊決者亦未見有單肩赤脊爲皇上一丞圖者臣不敢深言亦不忍深言百年以來功

利之毒淪入骨髓已成膏肓乃有書破萬卷官躋一品未識君父二字者致有今日以今日世道人心恢復大事諸臣已不足恃獨有皇上不其戴天一念果可徹地通天反風卻日決不愁神靈不護呵羣力不輻輳也臣昧死請我皇上無煩再計不俟終朝推瞿然失席之情挺身蹶起效素服哭郊之事灑淚誓師懸詔國門布告天下親率敢死之士一逞無前滅此朝食四海之內義稱臣子者各各蠲貲買勇以佐軍現有職司者在在鍊兵轉餉而接濟萬事不理單刀

直入卽有謂萬乘之孝與匹夫不同孤注之危非萬
全良策者彼雖陳議甚高吾思吾父不能顧矣卽今
殘破地方姑置弗論其未經兵火者南直十數郡外
江浙閩廣皆雄藩也誠早以訓練轉輸專責之師帥
之任十數萬子弟兵數百萬糧草何慮不首尾接應
只須掀翻格套使餉鬱盡舒寬假便宜令膽智畢吐
度幾真才爲我作使若復一瓢象舉十羊九牧徒相
與蒿目而憂無兵無餉真是向飯籬邊愁餓死耳在
事諸臣必詆臣腐儒不諳時務不曰祖宗社稷爲重

必曰輕舉躁動爲殃臣亦敢不謂然獨恨功利之毒
自錮錮人聽其所言洋洋至理捫心自揣或非本懷
從來誤人家國貽羞千載何嘗不據一面之理唯願
皇上存敝趾草芥之心不緩被髮纓冠之舉思伍員
夜泣之悲早決枕戈待旦之計除冤雪恥遠跡康宣
抑亦思亂賊扶綱常正人心息邪說否則無父無君
不知其所終矣得旨錢敬忠有何異謀可足兵食以
便恢勦著再奏敬忠溯典引經復得千數百言再上
之報聞已又陳第三疏備論齊魯重輕之勢且云廟

堂諸老非有張良之智裴度之忠李德裕之才與識
不過以定策而枋國耳昔者楚漢之爭勢重在楚不
在漢比三老董公遮說義帝之喪發而天下大勢盡
歸重於劉楚漢輕重之勢亦卽今日我與賊及廷臣
諸鎮輕重之勢漢高能早握其機以成帝業此我今
日君臣所當共念者也晉欒卻殺厲公立十四齡之
悼公勢在欒卻已悼公召羣大夫誓之稽首唯命而
晉勢得盡歸於公夫悼公能早握其機以致中興此
又我皇上今日所當獨念者也舍此一著何言宗祏

百年卽欲爲皇上圖一身亦無計矣何言恢復一統
卽欲爲皇上保半壁亦無計矣蓋皇上一失此機則
浸假而移於柄臣落於雄鎮且浸假而倒授於賊今
登萊等處未睹詔書猶爲我大明堅守民之思漢可
知乃當事諸臣四顧躊躇動憂兵食且鯁鯁乎竒謀
異計偕此箸籌此機一失此勢不回天下事未知稅
駕偏安且不可得臣從此不復敢言矣敬忠連上三
疏待命逾月廟堂充耳而馬士英輩以其絛瀆終不
上遂怏怏失志歸自稱崇禎遺臣卧病不出次年

大兵渡江敬忠病甚每索邸抄讀之撫膺慟哭自歎
其不幸多言而應也迺戒勿藥以六月望後一日卒
生平喜聚書終日丹黃不勅手批書至數千卷子二
炎繡昭繡竝能詩炎繡字蠶菴尤有名

掖遺曰錢公血疏救父痛紮萬餘言神宗之於此

一獄實傷天地之和節其詞云臣父下獄年未四十

臣甫一歲無所知祖父母俱六十相繼斷腸歿嫡

母張憂怖歿臣父有子之妾一時改嫁子母生離

兩弟以憶母而殤兩姊未嫁嫡母旣喪別無親人

日夜號咷以成疾而歿止餘臣兄弟三人俱斷乳
依園土中臣父刀俎殘喘實兼母師抱哺煦濡含
酸投簡臣自一歲至三十八歲桁楊榷櫃之間沮
洳臭穢之地履影弔心酸鼻痛骨又云臣自童時
不忍見父受苦今何能兩眼看父斷送園中且何
能手持父屍獨生出獄門爾時必無逃一灰臣不
揣昧死僥倖願以餘年代父伏法使臣兩兄累父
殘軀至祖墓灑血長號一寫終天之痛而得免拖
屍之惡名臣雖身首異處灰有餘榮矣嗟乎此文

百世而下猶惻惻不忍踵讀也據遺之所以補列
斯傳者以赧王時三疏爲剴切之文而藉以見忠
介公忠孝一門之盛云

姜一洪字開初號堯陽餘姚人萬曆丙辰進士歷職
禮戶二部員外郎轉郎中出守江西遷河南兵備分
巡汴梁時流寇分犯河北一洪設法防禦葉縣鄆陵
彰德懷慶千里之內賴之以安叙功擢福建按察使
轉廣東布政使左參議叅著政績遷太僕卿甲申之
變與左都御史劉宗周議振義旗不果唐王立大學

士黃道周薦之晉吏部侍郎旋陞戶部尙書奉命赴
贛會仙霞嶺兵潰丙戌秋八月二十一日唐王出賈
一洪徒步追從之及抵贛之木榔菴力竭慟哭赴江
灰子二長曰天樞次曰廷梧偕走四千餘里負楊楨
以還中塗屢遭官軍械天樞爲逃丁而廷梧方總角
少年也輒邾行馬前求爲兄代一時以孝友稱

據遺日案姜司農盡節時有陳若水者同赴江右
竭蹶道路同以力盡灰爵里不可攷

熊緯字文江南昌人崇禎癸酉進士官行人兩都旣

覆家居每飲酒輒涕泗橫流其友或語之曰昔狼曠
有言吾未獲厥所子既有志盍求其所緯因馳詣延
平謁唐王擢兵科給事中尋扈行至汀州避變從官
迸撤緯獨奔赴於王 大兵逐之號哭入行宮說之
降不屈乃被殺泉州破故南京戶部主事郭符甲舉
兵謀恢復戰歿尸暴七日如生鄉人義而葬之符甲

晉江人崇禎癸未進士

徐復儀字漢宮上虞人崇禎癸未進士爲兵部尙書
人龍族子北都變家居慟哭誓討賊南都立授刑部

員外郎按治逆臣學有能聲出典雲南鄉試未至南
都破人心洶洶而復儀講賓興禮如故夜謁黔國公
沐天波使陳兵衛鎮撫之士夷遂不敢肆乙酉閏六
月閩中唐王立起翰林院編修丙戌八月 大兵下
復儀迺幅巾艸履走千里歸辭父母妻妾獨居山中
日誦離騷或從危厓攬身而下累不得死一日風雨
晝晦慟哭急投谷中死目猶張其父承寵趨眎持其
首哭之乃瞑

周之藩字長屏籍貫弗詳崇禎中曾爲福建參將乙

西進前軍都督府總兵官唐王大舉出師詔之藩以
所部由汀州出直抵南昌遙授御營右先鋒屬永勝
伯鄭彩節度已而不果行封福清伯延平失守迺踰
踰趨扈追兵急輒大聲呼曰吾大明皇帝也亂兵爭
前執之知其非是羣矢集如蝟遂歿時方大暑羣屍
蟲腐之藩攤尸五日而玉色瑩然

據遺曰閩事旣敗東閣大學士傅冠不屈歿冠進
賢人崇禎時入閣性簡易罷職歸唐王起故官命
督師江右後致仕 大兵下被執不屈歿禮部尙

書曹學佺投繯歿學佺侯官人學問淹貫立朝有
風節通政使馬思理亦歿之前大學士蔣德璟卒
於泉州東閣大學士兼禮部尚書顧錫疇字瑞屏
崑山人厲居溫州江心寺唐王命以故官督師爲
降將總兵賀君堯所殺 浦城破協守仙霞關兵
科給事中建陽黃大鵬闔門歿之吏部稽勲司員
外郎泉州葉翼雲爲令有聲兵破同安被獲不屈
歿都督同知義烏傅啓耀亦以不順命歿全家俱
殉侯官貢生元綸絕粒歿閩縣民趙卯哭辭所親

雅經歿黃鳴俊既投款授五品官已而自羞以疾
辭未幾卒

摭遺補曰當時遺臣若曾若路若何名猶在史
冊間人得知之若徐若錢若姜而下諸公皆能
盡誠盡節於一時者也而可失諸記載乎外此
而猶有所遺者則於閩粵諸臣之下分附其名
得有所事實則續稟疏列以載補之

釋史摭遺卷二終

卷之八

...

...

...

...

...

...

...

釋史摭遺卷三目錄

吳郡李 瑤子玉纂

閩疆督師守贛諸臣列傳

楊廷麟

萬元吉

郭維經

子應銓

應衡應煜

劉同升

彭期生

姚奇胤

楊文薦

陳烈

吳國球林逢春周湖熊國本等附

李時興

高飛聲

胡甲桂

郭寧登附

贛州之守也閣部督師楊萬郭三公協志嬰城
湛身殉國實與唐王相終始溫氏於閩紀畧中
僅一見其名概不書其死事殆以汀州之平在
八月而贛則及十月始潰無所附麗故畧之邪
且案之諸義師中又不爲立傳是佚史之於喫
要處其脫失正復不少耳凡江右之守土効死
及贛中殉義所遺者並據坵

釋史掖遺卷三

列傳三

楊廷麟字伯祥清江人崇禎辛未進士授庶吉士轉
編修勤學嗜古聲震館閣與都御史黃道周謚皇太
子將出閣簡充講官兼直經筵乃具疏力讓道周不
許明年春帝御經筵問保舉考選之法何者能得人
對曰保舉當嚴舉主如唐世濟王維章爲温體仁王
應熊所薦今二臣敗而舉主無恙是連坐之令先不
行於大臣欲守保舉效得乎帝爲動容畿輔告警因

上疏劾兵部尙書楊嗣昌言陛下有撻伐之志大臣
無禦侮之才謀之不臧以國爲戲嗣昌及薊遼總督
吳阿衡內外扶同朋謀誤國倡和欵議武備頓忘以
至於此今可憂之在外者三在內者五督臣盧象昇
以旤國責樞臣言之痛心夫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
藩秉成宗澤殞命乞陛下赫然一怒明正嚮者主和
之舉俾將士畏法無有二心召見大小諸臣咨以方
畧諭象昇集諸路援師乘機赴敵下從中制此今日
之急務也時嗣昌意主和議而廷麟痛詆之遂大恚

忿詭薦其知兵帝卽召見改兵部職方主事贊畫象
昇軍象昇得之甚喜卽令往真定轉餉濟師及象昇
戰歿賈莊嗣昌亟問楊贊畫歿未偵卒以奉使在外
對嗣昌爲不懌者久之初在軍中報曲折嗣昌擬旨
責其欺罔事後幾欲中以危法帝察無罪僅貶秩黃
道周獄起詞連將逮治旋獄釋言者交薦得仍故官
未赴都城陷廷麟時在南昌踰地慟哭與翰林修撰
劉同升遇集兵勤王會福王立御史祁彪佳薦之授
左庶子辭不就宗室朱統纘誣劾大學士姜曰廣并

誣廷麟招健兒有不軌謀曰廣爲內應語絕狂誕王
寘不問然所募兵竟以檄去乙丑南都破我

大清兵下南昌袁州臨江吉安俱投誠已又取建昌
惟贛州孤懸上游岌岌獨存而兵力單寡人懷洵懇
廷麟乃與同升謀邀南贛巡撫李永茂享士大夫於
明倫堂勸輸兵餉刻期大舉唐王手詔至嘉獎備優
擢吏部右侍郎比有粵東入衛兵過境卽疏留之立
忠誠社得二萬餘人九月廷麟領兵偕同升取萬安
抵泰和復吉安全郡又收臨江具表以偏安海甸爲

非計請王移駐贛州進兵部尙書兼東閣大學士賜
尙方劍便宜從事未幾王召永茂爲兵部右侍郎以
張朝縱來代俄朝縱召還卽以同升代十月吉安告
警副將徐必達戰敗赴水外援師至 大兵稍退屯
峽江十二月同升卒總制萬元吉自閩至贛遂兼巡
撫事與廷麟協力規畫明年正月廷麟赴贛招降峒
蠻張安等四營復得四萬人安驍勇善戰賜名龍武
新軍三月聞王將蒞贛趨遑朝之甫行吉安告警留
屯郊外日馳疏陳援吉防贛事宜時元吉代守吉安

守將胡長蔭違節制戰敗城復失元吉走皂口欲自
沉永豐令亟持之乃退保贛州初中書舍人張同敞
於崇禎末奉命赴雲南調兵及抵江西而南都且失
因退還吉安廷麟留與共守待以客禮其將趙印選
胡一青類立戰功元吉約束嚴不少假貸諸將漸不
悅不用命元吉以新軍張安爲足恃也蔑眎雲廣軍
雲廣兩軍因之解體然安故蠻寇受降後淫掠自如
廷麟遣救湖西所過無不殘破及是 大兵逼吉安
諸軍皆內攜城中不戰而潰四月我兵復乘勝至贛

薄城下江西巡撫劉遠生亟出城躬送零都邀張琮者將兵來救贛人疑之曰撫軍遁矣焚其舟并拘其妻子俄而遠生率琮兵至贛人迺悔舉琮渡河抵梅林中伏大敗還至河爭舟多墮水外遠生憤甚五月朔渡河復陣身先士卒被執復逃歸圍愈急廷麟乃遣使調廣西狼兵已送湖西邀新軍還及望日與我兵再戰梅林再敗卽檄遣其軍而身入贛城與元吉誓守六月李永茂遣副將吳之蕃率廣東兵五千至戰於李家山圍暫解廣安退保南康已復合廷麟等

分門堅拒如初贛州困守久王獎勞之賜名忠誠府
七月尙書郭維經來援與御史姚奇胤募兵八千元
吉部將汪起龍率兵數千雲南援將趙印選胡一青
率兵三千大學士蘇觀生遣兵亦如之兩廣總督丁
魁楚亦遣兵四千廷麟更命將吏收合散亡得數千
先後抵贛營於城外軍聲頗振八月水師羅明受至
戰江上大敗歿者無祿雲廣軍氣奪不戰自潰他營
亦稍稍潰去會聞汀州破人情益震思守者疲甚十
月四日天霧且雪大兵用嚮導乘夜登城廷麟急

督鄉勇巷戰黎明 大兵至城上發砲砲炸城裂遂
悉城西清水塘自沉以同守者總制萬元吉尙書郭
維經御史姚奇胤主事彭期生俱歿之

據遺曰楊閣部起義兵於閩中頒詔之先失孤城
於汀州就俘之後觀其奉表請駐贛州以圖恢復
心甚雄而力甚鉅矣及其歿我將有賈熊者歎爲
忠臣倉卒無所得棺遂以門四扇輓之瘞之東關
之外其始爲贊畫時盧忠烈公甚倚之後之以閣
部督師而盡力若此可謂不負所友矣

盧忠烈公象昇之墨經從事也雖歿於戰實歿於揚嗣昌耳賈莊之難邁怨者猶諱其狀嗣昌且遣邏卒三人造察之中有俞振龍者歸報盧督麻衣被體實歿戰場嗣昌怒箠楚三晝夜終不易一詞垂斃翹首諄曰天道神明我不能枉忠臣以求活也聞者莫不切齒於嗣昌云夫振龍一小卒而尚義若此終埶忠烈以傳矣忠烈少讀張睢陽岳武穆傳歎曰吾得爲斯人亦幸爾軍中糧盡士卒饑甚知必歿晨起出帳四面

拜曰吾與將士同受國恩惟患不得死不患不
得生衆皆泣莫能仰眎乃遣楊贊畫廷麟赴總
監高起潛營乞援且曰與其死西市何如死疆
場贊畫詣之號泣請兵而起潛卒不應忠烈乃
突圍奮鬥身中四矢三刃一軍盡亡亡後畿民
雨泣奔赴曰盧公死誰更恤我者競起立祠祀
之嗣昌格其死狀屍踰兩月始得殮嗚呼嗣昌
當時猶恐楊贊畫之不死焉耳忠烈事與本史
無與吾因慨贊畫之終能成志而埒及之

萬元吉字吉人南昌人天啟乙丑進士授潮州推官
補歸德捕盜有聲崇禎時計典鐫級爲永州檢校尋
遷大理評士楊嗣昌薦其才爲軍前監紀嗣昌倚之
若左右手諸將亦悅服馳驅兵間未嘗一夕安枕以
憂歸服闋起南京職方主事進郎中福王立仍故官
元吉以四鎮不和請奉詔宣諭請發萬金犒高傑軍
申以大義令保江淮乃渡江詣諸營時傑與黃得功
劉澤清方爭揚州元吉致書得功共獎王室得功報
如所指遂錄橐傳示澤清傑嫌漸解頃之上言朝廷

不當偏安宜仍南京故名示不忘恢復而減錦衣旗
尉罷南北鎮撫以杜告密廷議以元吉能輯諸鎮擢
太僕少卿監視江北軍又疏請修建文實錄復尊號
配祀褒靖難諸臣及近日北都四方殉難者以作忠
義之氣元吉身在外而心於朝廷每多論奏皆可之
及高傑欲赴河南討賊方擬請邀予餉傑乃襲得功
於上橋元吉心傷之因言古大將保功名必以恭順
爲本今朝廷新立綱紀未尊恐從此相沿恭順日替
輕朝廷隳綱紀臣臯滋大因自請罷斥不許南都覆

忝聞疆歸唐王 大兵下江西諸郡望風埒惟贛州
城守元吉以兵部右侍郎兼右副都御史總督江西
湖廣諸軍及抵贛劉同升已卒遂兼巡撫事明年春
督師楊廷麟將謁王代守吉安吉安復失奔皂口乃
檄諭贛州極言雲南軍棄城臯雲南軍因而西去
大兵來逼不能禦卽趨入贛城城被圍元吉素有才
泣事精敏及失吉安令益嚴部下多不用命日坐城
上與將吏不交一言神志惛然鬲河大營遍山麓而
指爲空營兵民從大營中至言敵勢盛輒叱爲間諜

斬之給事中楊文薦其門生也奉命遄湖南過贛見
事急因自任守禦城中賴之旣而雲南兩廣援師畢
集軍威一振諸將請戰元吉必待水師至并擊之水
師帥羅明受者故海盜也兵部主事王其宏言明受
桀驁難制若慈母之奉驕子今且水涸巨舟難進豈
能如約不聽及水師至 大兵偵知卽夜截諸江焚
巨舟八十舫者無算明受遁還舟中火藥戎器盡棄
之於是雲南兩廣軍皆自潰諸營檄奄一空城中止
郭維經等部卒四千餘人城外水師後營二千餘人

而已廷麟初調廣西狼兵八千人已踰嶺不及至參將謝志良駐零都擁衆萬餘觀望不敢進旋聞唐王被難汀州全城氣索城遂陷部將擁之奪門出元吉歎曰大事去矣爲我致謝贛人使闖城塗炭者我也我何可獨存遂投贛江以死年四十有四

據遺曰萬總制申命過嚴遂致客將不復効勇先禁嬭女出城民間率以爲怨其家人有潛載其妾縋城去者乃遣飛騎追之還縛其家人痛捶之故迄於城破而竟無一人出嚮與金聲桓譖聲桓收

江右嘗具書幣來招總制以各行其志辭既而主撫金恢省議亦移書相聞聲桓頗爲之心動也

郭維經字六修江西龍泉人天啟乙丑進士授行人崇禎初遷御史疏陳時弊有所舉刺責令指實乃極言順天府尹劉宗周之賢力詆吏部尙書王永光豁刻及用人顛倒臯不省後周延儒罷溫體仁代之復言執政不患無才有才而用之乃排擠正人不以之籌國事國事日非則委曰我不知坐眎盜賊日猖邊警日急止與二三小臣爭口舌是非平章之地幾成

聚訟可謂之有才邪帝切責之尋以憂去久之起故
官北都變南京諸臣議立潞王維經力主福王王立
進應天府丞仍兼御史巡視中城維經以加銜爲魏
忠賢陋習力辭不允俄上言聖明御極將二旬一切
雪恥除兇收拾人心之事絲毫未舉今僞官縱橫於
鳳泗悍卒搶攘於瓜儀焚剽掠之慘漸逼江南而
廟廊之上不聞動色相戒惟以慢不切要之務盈庭
訾議致啟旁門鬥捷足營鑽窺之隙穴作富貴之階
梯舉朝人心如狂如醉匹夫匹婦呼天憤鬱釀成裁

稟乞令內外文武諸臣洗滌肺腸盡去刻薄偏私及
恩怨報故習一以辦賊復仇爲事報聞馬士英薦阮
大鍼廷臣力爭史可法進調停之說謂前監國詔有
逆案不許起用一則臣爲刪去後來何故復入此示
人以隘維經駁之以爲失言士英大鍼等深疾之尋
遷大理少卿左僉都御史命專督五城御史稽察非
常肅清輦轂乙酉二月隆平侯張拱日劾其迎恭王
御容日託疾不赴是不欲觀盛典也保國公朱國弼
復言其署大理事刑部以僞防禦使武愭案會題輒

以未經覆讞駁之愫已受僞命何矜何疑執法之官
甘心芘逆乞重懲迺下部院勘議令回籍唐王召爲
吏部右侍郎其子應銓應衡應煜舉兵臨川大小十
數戰頗有斬獲王授應銓應衡兵部郎中應煜戶部
主事丙戌五月贛圍急命維經以吏兵二部尙書兼
右副都御史總理湖廣江西廣東浙江福建軍務督
師進援遂與御史姚奇亂同發沿路募兵得八千人
入贛與楊廷麟萬元吉協力堅守應銓等駐兵龍泉
爲犄角而聲勢不相屬及城破維經偕奇亂入嵯峨

寺自焚外明年 大兵攻龍泉應銓設伏拒却部下
裨將劉文燿者潛引軍入城兄弟同就執應銓投崖
不絕縛至不順命扼吭外應銜至吉安巡撫劉一鵬
欲降之飲以酒乃擲其飲具鑿齒斷臂以外應煜見
巡按董學成踞地坐極口罵其奸貪狀抽腸而外外
尤酷

劉同升字晉卿吉水人祭酒應秋之子崇禎丁丑廷
試第一帝問年紀何對曰臣年五十一老矣恐無以
報聖恩帝曰爾尙似少年勉之授翰林修撰乞假省

墓歸後以論楊嗣昌謫福建按察司知事未赴而國
變同升聞之痛哭幾絕迺馳檄通告十三郡鄉官士
庶興義復讐縞素辭墓書至會城與楊廷麟遇大集
澹臺祠爲思宗發喪蠲吉誓師啟行會南都立以左
中允召不赴明年與廷麟謀邀巡撫李永茂共建義
旗保守贛州唐王聞而嘉之詔加國子祭酒轉詹事
遂建忠誠社招致四方豪健鄉官王其宏劉明保趙
曰誼等各率家丁齎糧相從集幾二萬人克復吉安
臨江旣而永茂內召卽擢同升兵部左侍郎總理江

西尋命巡撫其地時益宗永寧王茲爰復取建昌撫
州諸路約並下省而同升拮据勞瘁已疾作是冬十
二月徇至雩都卒於道贈東閣大學士諡文忠

彭期生字觀我海鹽人萬厯戊辰進士以教授遷國
子博士厯官員外郎中出爲長沙知府再調揚州南
昌及濟南坐失囚被謫復轉至南京兵部主事進郎
中獻賊亂江西遷湖西兵備僉事駐吉安兵至拒守
不支奔贛州楊廷麟偕與招峒蠻降唐王加太常卿
仍視兵備事城破冠帶自經歿

南 漢 紀 卷 之 一
姚奇亂字有僕錢唐人由進士授南海知縣地饒多盜力絕苞苴專以弭靖地方爲事政聲大起行取進京爲兵部主事改監察御史巡按廣東未任郭維維偕之赴援同以自焚死楊文薦字幼字京山人由進士爲兵科給事中城破因病不能起執送南昌絕粒而卒

據遺曰贛城破自守士職官邑紳士民殉者不下數百人叅將陳烈數力戰衆以其弟先埒降疑之烈因誓死疾鬥及被縛其弟已受職勸之降不聽

顧謂贛人曰今日方知我無二心也推官署府事
吳國球贛縣知縣林逢春等皆起義舉兵入社者
及部曹各官數十人等俱被僇兵部主事周瑚被
執不屈磔死最慘其餘鄉官士民合門盡節者甚
衆有織人熊國本入忠誠社最力被執見贛令令
舉人也叱之曰爾織人何知爲義國本曰我織人
不知義舉人顧當爲不義邪遂斬之

江右之守土効死者先有袁州知府李時興撫州
知府高飛聲廣信同知胡甲桂城破俱殉之時興

福清舉人初授知縣歷官至袁州同知攝行府事
時會城已降時興獨與士民悉力拒守無何守將
蒲纓戰潰援兵湖廣黃朝宣等五營亦譟歸時興
知不可爲遂自縊於萍鄉官舍一僕亦從死飛聲
字克正長樂舉人初授玉山知縣遷同知乞養去
唐王時大學士黃道周以督師募兵邀與之偕旋
令飛聲攝撫州事 大兵逼量力不支乃遣家人
懷印忝謁王繳之而身以守城外甲桂字秋卿崑
山人以鄉試副貢入國學授南昌通判遷永州同

知道梗不能之任改廣信至則南昌袁州吉安俱失廣信止疲卒千人士民多竄徙會道周以募兵至相與議城守已而道周敗歿勢益孤甲桂效死弗去城破被執諭降不從幽諸別室遂自經死

據遺補曰案贛州破在城官吏之殉者更有監紀通判郭寧登通判王明汲臨江推官胡縝訓導徐君鼎雩都訓導胡董明俱被執見殺都督僉事劉天駟贛州衛千戶孫經世弟緯世紘世監紀軍務聶邦晟子士爓士煥俱闔門死在籍鄉官之殉

者編修兵科給事中萬發祥吏部主事龔棻戶部
主事林琦兵部主事王其宏弟其隆黎遂球柳昂
霄魯嗣宗錢謙亨中書舍人袁從諤劉孟錡劉應
式等皆受僇河南同知盧觀象盡驅男嬖入水亦
自沉馬平知縣謝讚子胤繡從子胤斗衣冠自縊
薦授萬州判官周世光攜幼孫赴水外舉人劉曰
佺貢生楊萬言諸生董纘卿馮復京余學義歐陽
麗天成率母妻子女以自盡又諸生郭必昌者與
其妻號哭三日夜外金之杰巷戰手劈數人孀妻

自溺王統王純入文廟自經周葵陳君猷積薪自
焚鄉約謝明登攜妻及子投於井書工趙廷瑞亦
自盡其流寓被難者廣東提學副使符遡中與其
兄述中諸生廬陵段之渾新喻蕭瑛寧都會嗣宗
楊燧

右贛州之難所以備書其姓氏者藉以見楊萬
諸公之勛勞不亞於揚州而於南都閩粵爲有
光也凡江右之兵事盡於此

增夏萬亨傳補溫氏前史於本事甚畧茲拾所遺

贄此案萬亨初聞京師陷北向慟哭曰臣當從死
顧有八十老母今從皇上乞身空門以奉天年耳
後以南都命擢江西布政使中州有怨者論令不
當超擢至是乃改按察僉事時國步艱危人無固
志初至給兵餉贏十之一詰之吏吏曰故事爲公
所得輒正色曰侵奪軍資豈我所爲況今何時乎
及筭保寧王府隸隸羣起圍官廨聲將以洩憤一
時南昌士民趨王府譁曰奈何殺我夏公焚門入
巡撫下令戢之不得保寧懇亟邀萬亨至民則曰

公固無恙我輩何爲者時上事未三月也已而兼
綰七印奉其母屬門人之爲臨川令者與東鄉艾
氏舉兵以死萬亨一字葵甫萬厯戊午舉於鄉初
以校官遷西平知縣練兵禦賊調夏縣縣治被兵
內則以德綏民外則以誠感賊賊有欲掠城下者
單騎開門諭之或不聽命則曰甯殺我毋殺我百
姓賊乃相驚異稱爲好官不殺一人而去

釋史據遺卷三終